

聞法和修行之間少了什麼？

近來弟子心中常常存在一些疑問，特別隨著聞法的次數越多，這些問題更是時常盤旋在腦中，特別是像：該如何讓聞法內容轉化成行為的效益提高？如何把這些理念運用到生活中？如何運用在社交圈中？這類的問題。

就以我所熟悉的法音來說，這些法音大都反覆恭聞過二十多次以上，已經過學習、理解、記憶等過程，但落實到行為上總是遠遠低於期待。就以師父常提起的「諸惡莫做，眾善奉行，發大悲菩提心行，利益一切眾生」來說，經過法音的薰陶後，覺得這幾句話是具有嚴謹的論點且能被應用於生活中的，但為何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卻不是無時無刻以這種方式生活，往往意識到自己離譜了才在事後後悔？到底我的聞法和修行之間少了什麼，讓我所知無法完全為我所用？難道僅僅是黑業甚重所造成的嗎？弟子舉一個自己小小的例子讓我的問題更加清晰。弟子近來準備找科技役，坦白說狀況並不是很理想，以中科院來說，我應徵單位有兩個缺額，但我是第3個備選人，因為這是一份薪水不錯也相對輕鬆的工作，所以是個滿吸引人的職缺。剛接到這個結果的當下，就有個想法，心想如果前面的競爭者能夠放棄，讓我有機會補上這個缺該有多好？這是我由衷的想法，而且這種思維持續了好幾天，直至數天後的某一刻，我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如果我只剩下一年的時間，我在這一年裡想做些什麼？我當下給自己的答案是——我希望可以像師父一樣，帶給別人快樂，假如讓我備上中科院，或許我該放棄，也讓後面的人快樂一下。

當下，我意識到一個問題：為何對於相同的問題，在兩個不同的時候，會有兩種相異的答案？一種是一般人很「正常」的思維反應；另一種則是較符合師父您所要求的做法。很顯然從前者的思維當中，能發現有些不好的東西有如老樹盤根一般，纏繞於我的自性中，由於有用到自性這個詞彙，為了慎重起見，想請師父您聽聽我對這兩個字的拙見，有錯誤請您糾正弟子。其實要我解釋這自性二字，肯定一說便錯，但我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趨近它。這個故事是發生在文藝復興時期，有位藝術家叫米開朗基羅，有天有個人問他說：「您是如何創造出『大衛』這件巨作的？」

米開朗基羅回答：「很簡單，我去採石場看見一塊巨大的大理石，我在他身上看到大衛，我只要鑿去多餘的石頭，只留下有用的，大衛就產生了。」一開始多餘石料將大衛（自性）禁錮起來，鑿去多餘的石料意味著擺脫一些不好的東西，而這些東西正是限制阻礙著我的，所以我們該重視的是減去什麼而不是獲得什麼。在我們求道的路上追求的一切，某種程度是在替大衛（自性）添加更多的石料，但我們要的東西（自性）反而是在捨棄中得來。

再回到上述替代役的部分。過了幾個禮拜後，我一位好朋友的父親幫我去探聽前兩位正取的狀況，結果正取人是一位國外歸國的人和一位台大畢業生，而且兩個都確定報到。得知這件事時，我正在虎尾的某個工廠中打掃，老實說我雖然還是會覺得可惜，但此時此刻我打從心底想恭喜那兩位不認識的正取朋友，恭喜他們得到一份不錯的工作，至少是份我覺得很不錯的職缺。我到底想表達什麼？或許我已經知道我的聞法和修行之間少了什麼。我們必須清楚的知道，把法音落實到行為的過程中，我們必須做某些改變。

這些改變就像兩者之間的橋樑一般，這些改變常常很容易失敗，因為改變和承認弱點是需要勇氣來支撐的，即便是再微小的改變也是，因此想追求一步到位，在很多時候就像國王的新衣一般虛幻。我們必須時常反問自己做了什麼改變？並且正視和欣賞這微小的變化，因為它就像種子一樣，需要陽光的照耀，同時，我也應該欣賞其他人的改變，否則人與人之間就沒有美好的事物，而只會看到對方的缺失或需要改正的地方。或許這跟因地菩薩行持中的「不思善與惡，不存分別心」還差距甚遠，以目前弟子的水平還無法做到，但我會不斷的嘗試，直到完成我的目標。

慚愧弟子 位勳 合十

2012/04/08 16:16

更多文章請至【[運頓多吉白菩提會](http://www.yungton.org)】www.yungton.org 官方網站。